

诗圣少年游·杜甫和他的“间隔年”（七）

聂作平

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25岁的杜甫来到了父亲杜闲任职的兖州。初到兖州的他，在某一天登上了兖州城南楼。在建筑普遍低矮的古代，高大的城楼是纵目远眺，以抒胸臆的绝佳之地，尤其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。

这次登楼，杜甫留下了诗作，诗题直接明了：《登兖州城楼》

东郡趋庭日，南楼纵目初。
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
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馀。
从来多古意，临眺独踟蹰。

登上南楼，凭栏而望，杜甫看到天边浮云飘渺，想象它们一直连接了东海和泰山——尽管大海离兖州足有400多里，泰山离兖州也有200多里，但天马行空的想象却可以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。

兖州直线距离60里外的东南方，平原上有一座突起的山峰，名为峰山，也就是杜诗里说的孤障。当年，秦始皇东巡登峰山，下旨勒石颂秦德——杜甫时代，那块碑还在；汉时，鲁恭王在曲阜东北筑筑宫殿，然年代久远，只余下一片废墟。

事实上，哪怕有高倍望远镜，也无法从兖州南楼看到几十里外的秦碑和鲁王宫殿废墟。因此，这些都出自杜甫的想象。吊古伤今的想象，让他略感惆怅。

杜甫登的南楼在哪里呢？

兖州市区，有两座少陵台。一座在少陵公园。这是当代修筑的纪念性建筑，除了以少陵命名外，与杜甫，尤其与他当年的登临并无关系。

还有一座在车来车往的大街旁。按导航指引，我透过车窗看到，那是一座很不起眼的砖台，上面有三个字：少陵台。

紧邻少陵台，是一栋办公楼，门前吊牌显示是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区分局。不知何时，少陵台上挂了一幅标语“消除毒品危害，造福子孙后代”，使“少陵台”三个字更加不起眼。

少陵台所临大街，名为九州大道中段，从前的名字则是少陵西街——弃用少陵西街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，而采用了放之四海皆可的九州大道。

明朝初年，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封鲁王，建藩国于兖州。兖州扩修城池时，为了纪念杜甫登临

的南楼，特意将南楼附近城墙保留了一段，并改建为台，称少陵台。清朝时，台上建有八角形凉亭，并有杜公造像碑立于亭中。上世纪50年代，凉亭拆毁，台下挖成防空洞。

少陵台另一侧，是一个城市广场。远远地，我看到广场正中有一座高大的雕像。我想当然地认为，一定与诗圣有关。走近一看，却与诗圣毫无关系。塑的是大禹治水——可能因济宁也处于运河之滨，曾是运河线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吧？

广场四周全是高大的杨树，这种北方最常见的树种有一个显著特点，那就是并不太大的风，都会让它的叶片发出有几分夸张的哗哗声。此外，风起时，杨树的叶片被吹起，阳光照射较少的背阳面纷纷翻上来，由于要比阳面更白，宛如一瞬间开出了一树白花。

登兖州城楼是一次难忘的眺望，有意思的是，刚到兖州的杜甫，还有一次更加难忘的眺望。那就是眺望泰山。

杜甫身后，后人替他编选的众多选本，尽管取舍有异，但大多把《望岳》作为开篇之作。这也是青年时代的杜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首。年轻的诗人显露了驾轻就熟的诗歌技艺，丰满绵长的情感如流泉飞瀑。即便把它放到一流唐诗中，也丝毫不逊色。而此时，杜甫只有25岁：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客居夔州的杜甫55岁了。这年秋天，杜甫检点往事，为8位逝者各写了一首诗，总题为《八哀诗》。

八人之一便是杜甫青年时期订交的老友苏源明。

不过，当他们在泰山之巅相识时，苏源明还不叫苏源明。那时，他叫苏颖。许多年后，为了避唐代宗李豫之讳，苏颖改名苏源明。

苏源明系陕西武功人，少孤。这是一个颇有狠劲儿的少年，他认为“齐、兖为文学邦，东岳多古人迹”，于是从老家一路步行，走到了2000多里外的泰山，在泰山附近客居读书，一读就是10年。

大概就在杜甫游历泰山期间，两人认识了。尔后，苏源明成了杜甫齐赵漫游的同伴——苏源明原本“忍饥浮云”，穷得常常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，出游费用，多半由杜甫承担。

对于和苏源明的同游生涯，杜甫诗中称：春歌丛台上，冬猎青丘旁。呼鹰皂枥林，逐兽云雪冈。射飞曾纵筈，引落堕鸢鹞。苏侯据鞍喜，忽如携葛强。

那首追述平生的长诗《壮游》，杜甫原本用语洗炼，高度概括，但写到他与苏源明的壮游，却用了整整八句。由此或可窥测，晚年杜甫的内心，依然对年轻时那次纵情任性的漫游如此怀念，对那位与自己一同呼鹰走马的伙伴如此珍惜。

打猎的地方在青丘。那是雪花飘飞的冬季，他们纵马奔驰，穿过了一片阴暗的栎树林，来到积着薄雪的山岗。在那里，他们张弓搭箭，射击天空中飞过的鸟儿，而他们所带的猎鹰盘旋飞舞，发出尖利的叫声。

杜甫中晚岁愁苦悲闷的诗篇，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是，好像杜甫从出生起，就是一个不苟言笑且手无缚鸡之力的迂腐书生。其实不然。至少，在他的青年时代，在他遭遇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的坎坷命运之前，他也曾是一个阳光的人，一个活力四射的人，一个生机勃勃的人。

甚至，即便到了生命的高处，在他客居夔州的暮年，酒的作用下，他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——有一次酒后，他可能想起了年少时纵马奔驰的潇洒，不顾年迈体衰，强行打马狂奔。结果却非常悲摧：他从马上摔下来，受了伤。

那么，青丘在哪里呢？

在今山东广饶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记载，齐景公曾在青丘打猎。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中也有“秋田于青丘”的说法。可见，自古以来，广饶就是一个狩猎场。

广饶濒临渤海，在那里，杜甫会去渤海之滨看看吗？如果去的话，那将是他一生中，唯一一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。

但是告别青丘后，杜甫西行去了数百里外的邯郸。河北南部的邯郸是一座古城。公元前386

年，战国时期的赵敬侯将赵国都城迁于此。汉代，邯郸是全国除首都长安之外的五大都会之一——另外四座是：洛阳、临淄、成都、宛（今南阳）。到了杜甫的唐朝，邯郸设置了大都督府级别的魏州，以后又成为河北采访使和魏博节度使治所，相当于省会。

邯郸市中心，近年新建的高楼大厦与早年所修的低矮建筑杂乱交错，街道两旁多是碗口粗的梧桐树，浓荫匝地，正好为来往行人遮挡头顶烈日。

丛台公园的大门，就坐落在一条桐荫深涌的大街上。

如果从丛台公园旁边的高楼上鸟瞰，可见丛台公园内，湖水曲折萦回。初秋时节，木叶泛黄，朝阳下，它们修长的阴影涉过水面，跌落在水中的一座椭圆形楼台上。

这就是丛台。历时100多年的赵国都城史，为邯郸留下了颇多赵国记忆。丛台即其一。丛台又名武灵丛台，因其修筑者为以胡服骑射而留名青史的赵武灵王。丛台的功能，不外乎军事操练和宴饮游乐。

不过，今天我看到的丛台，并非赵武灵王所筑，而是清人所为。也就是说，它是时隔2000多年后，后人用想象复原的。因而，我和杜甫登临的丛台其实不是同一座丛台。人不可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两个时代的人，也难以登临同一座高台。

也许，只有丛台四周吹拂的微风是相同的。大历五年（770年）正月二十一日，贫病无依的杜甫漂流于潭州的一条客船上。这一天，他偶然翻找书箱，发现了九年前正月初七，也就是人日那天，时任蜀州刺史高适写给他的一首诗。而此时，高适去世5年多了。抚今追昔，昨日重现，杜甫读完故人诗篇，已然泪洒诗笺。

（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）



高唐夜雨

今天是场重感冒

向欣

我从来都觉得，巫山是一个空气干净得连病毒都不忍涉足的地方。不管别处的疫情多严重，我都能一直稳住不慌。

从昨天开始，喉咙鼻子一直像被辣椒面腌了一样疼。还真没啥感觉，无非是中午在办公室睡午觉，没盖被子感冒了，年纪大了抵抗力嫩，大不了吃些药就是，没咋放在心上。

一夜鼻子都出不动气，时冷时热，铺盖盖着不是不盖也不是，各种折腾，负面情绪爆表。我还真不是那种需要嘘寒问暖的人，就像我这些年来从不指望谁给我更多口头上的或者物质上的东西。如果说女人都看重仪式感，可能就在中秋节那天就让我失望了吧。

人与人最初的相遇，可能来源于一点动心，但日复一日的相处，用心维系更重要。其实我早已懂得生活的不易，各有各的苦处，即便是谈恋爱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陪着对方。但总要多发些信息多打些电话的，但凡心里装着一个人，就做不到不闻不问。尤其是一些特定的日子，再怎么都要抽空一起度过的，一起吃个月饼，一起吃生日蛋糕，一起在大年夜看春晚。

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要求很高，不过是图对方那一点好。其实，许多时候，对方并没有大的错处，真要数数不出来，真要细数，倒是自己太细腻敏感。但就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某些细微之处，让我觉得，我并非那么重要，而我也会一步步后退一步步远离，再也无法认可这段关系里有爱意。

以前我只以为，爱情就是成为彼此的唯一，只要不触及背叛那条底线都是可以原谅的。原来在生活中，往往是一些细枝末节消磨和消耗掉你对一个人的喜欢和好感，明明对方看似没错，但就是叫你欢喜不起来。

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感情里委屈和将就过，有时候点到为止的发发牢骚，如果对方懂不起我真正失望的什么，只能说两个人从来都没有共振和同频过。真情实意也好，假情假意也罢，一旦入戏我还是尽量做一个好演员，可是那些一个人的对白，念起来实在没多大意趣，我想努力去完成爱你的这个剧情，终是继续不下去了。

这种感觉跟鼻子不通不动气的感觉居然一模一样。那些看似很好的人，很善良很温情的人，我找不到可以责备的借口，也找不到可以宣泄的理由。然后我边擤鼻子边想，是你不够那么爱我，是我不够那么爱你，可能有过表面的契合，但从未未曾入心。入不了心的人，可以上头，却不能解语。



影画世界

《探秋》

卢先庆摄



神女峰

最美的风景

夏远蓉

的大木板上写的粉笔字，他读一个字我们跟读一个字，他读一句我们跟读一句。二十几年前竟然还有这样的学校，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就是那样一间民房、一位教师、一块大木板真真切切成为我们村和吴家坪周围孩子上学的摇篮。为那个闭塞的山村燃烧起一丝知识的火苗，也是那些勤恳的父母在儿女身上弥补自己大字不识的途径。

走进了正规小学看见高高的三层教学楼，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完整的年级设置，音体美课程的丰富……对小小的我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之前私塾学习经历并不被认可，在那个秋季又从新开始学前班学习。几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已上小学四年级的我们，普通话这种语言只在电视上听到过，课堂上全是地地道道从小听到大大的巫山话。从一年级就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老教师包班语数，说普通话实在是为难了他。他总会给我们描绘不久的将来，校门外的两巫路会铺上沥青，车子行在路上发出吱吱响。每次全班同学都会听得入神，我望着窗外摇摇欲坠的竹叶，内心也期待听见不久到来的吱吱作响。

普通话读课文。

平时下课我们总喜欢围着她问各种好奇的问题，她都会一一耐心解答。后来我们知道她是县城来的老师，从她的口中我们知道了比脚下黄土更多的世界。她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以后可以走向更大的城市看更多风景。一次单元习作在评讲优秀习作时，一字一句蹦出的语句听着是那么熟悉，啊！原来陈老师念的正是我的习作。念完她说道：“这就是优秀的作文，感情真实、语句修辞都恰当，希望你们向她学习。”我在座位上激动得不知所措，从上学开始我就是那个在及格线上徘徊的人，书写更是自己都快不认识，家庭作业也常常是早上趴在上学路上石头赶完的人。从小到大得到过的肯定是微乎其微，那一刻生命的缝隙里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。自此，我一改往日的毫不在意，学习劲十足。在小学毕业那年捧回人生中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。

教育是什么呢？我很难给个定义，二十出头的我们意气风发地出发，几十年后又风卷残荷般离场。一方讲台、一支粉笔就是我们的宿命。桃李能多少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从他经过的地方是一片最美的风景！



宁河峡韵